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雜著

催科辯

客有問於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爲乎曰  
非也曰子之拙於催科何也曰非不屑爲也有  
不得爲者有不忍爲者有不當爲者有不可爲  
者曰其詳可得聞乎曰催科之法要當任之專  
信之篤而後事可辦也臨川之財賦所見催者  
有開禧三年之舊苗有開禧二年之舊稅有嘉  
定元年之新稅舊者額已少而難催新者額尚

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  
新者縣催而州納縣催而縣納者則有縣吏主  
之有手力督之朝以至則朝以納夕以至則夕  
以納彼戶長者天下之頑民也退有所畏進無  
所阻故不容於不納也故舊苗舊稅之在縣者  
比之舊年增多萬餘貫新稅則不然催於縣而  
納於州縣不過出文引以示之而已其納於州  
也聽戶長之自納而已既無人以督之而州吏  
頡頏日未申而已歸矣戶長既無所畏而反有  
所阻宜其不能無欠也縣之申於州者不知其

為狀也請於州者不知其幾語矣漠然若無聞  
焉此所謂不得為者也曰舊苗舊稅亦有二三  
萬之欠予得為之矣而不為何也曰不敢為也  
今之苗稅之數皆經界已後之總數也自經界  
之時已有不可耕不可栽之名經界之後又有  
逃亡走絕沙理落港之數又有撥入州縣學慈  
幼院而不輸於州者苗稅之額徒在而苗稅之  
實則無也吾豈不能峻其期限嚴其筆楚而使  
之納顧恐保正戶長不堪其苦懦者則買田廬  
鬻妻子以償之強者則執平民之產去稅存者

以誣之蚩蚩之氓君以爲天國以爲本戕其天  
賊其本吾不忍爲也曰是則然矣子之所謂不  
當爲不可爲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已也  
故當量其地度其力以爲之征歛而亦未嘗不  
立爲一定之法也故近郊十一遠郊十二十一  
十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則不然苗錢舊若  
干今則增爲若干矣稅錢每疋若干去年則增  
爲若干今又增爲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昏  
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後有以得其財  
顧其往年之所納不至若是多也則方讎嫉之

不暇而孰肯樂輸乎此端一啓後之人又將有  
求多於此者矣今乃併其所謂增之數立爲數  
萬之額以責其促辦是則所不當爲也縣之財  
賦縣令不辦當罪其令不應取而歸之於州猶  
州之不辦總領轉運未嘗取而自催也自前太  
守取而歸之州已非州郡之體去歲賢太守下  
車之初慨然舉而歸之於縣然猶不盡歸者其  
不盡歸者非幙府之願非胥吏之便也蓋苗稅  
之所輸者有所謂事例錢者縣得之則以修廨  
舍造器用供過客宴同官呈比錢者縣吏得之

則以活其家故歸之於州則縣皆不得與而幙  
府胥吏得之矣故不盡歸猶不足以快其意也  
故於新稅特爲遲緩要阻以幸其虧之多及其  
折苗之將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爲白劄以言  
縣之不辨庶幾太守聽信復歸而舉之於州也  
不然則此劄胡爲不發於去冬而發於折苗之  
將起乎嗟夫險矣哉吾老矣無所望於世又孰  
能受屈於此曹哉是則不可爲也矣予豈不屑  
爲哉予不得已也作催科辯

不從宇文辟辯

諸公皆以幹從宇文之去爲是不從爲非因以  
辯之幹自信陽得疾幾至不救吳宣撫諭令解  
帥幕之職從宣幕之招幹以病辭得歸養病今  
病未瘳而復從宇文之行其誼安在宇文始欲  
以帥幕辟之矣復改正宣撫復欲以宣幕見招  
若從之行是辭卑居尊義尤不安況興兵動衆  
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  
豈宜見利則趨若外言體國內實規利不量才  
力冒當重責雖曰體國而實誤國雖欲規利利  
亦何有城南宣幹厥監不遠豈宜冒昧復蹈其

轍加以十年之僞學爲一日之實材若不力辯  
或至踈脫則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類將無所  
容其身不惟幹受其禍而上辱先師下累朋友  
至於彼時又將以不合輕去而見責矣去歲夏  
間諸路敗衄論者以鄧宣撫之故皆謂道學首  
唱兵端若非廟堂察其本末力排異論吾輩皆  
已不免矣況又敢以其身誤國以規利乎劉韜  
仲從鄧公之招今議者皆非之幹不從宇文之  
招議者又非之然則將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  
處去就如陰陽四時各當其可今之君子各削

其半有出無處有就無去如有陰無陽有秋冬  
無春夏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  
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  
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然則不從宇文之招未  
見其爲不可也曰然則子之從吳公之招可乎  
曰吳公幹之故人帥幕非主兵之職然予亦已  
悔之矣豈敢迷復而不反乎作不從宇文辟辯

### 除喪辯

或曰九月以下之喪除喪之日禮經無明文將  
併始死之月以及除喪之月朔爲九月耶

如正

五日至三月朔抑自始死之月數至九月又踰月

朔而為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始死至四月一日之類曰此於禮

經雖無明文然以禮考之恐必數至九月又踰

月朔而後除喪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則僅至兩年又踰月而遂除服則九月之喪亦

必至八月又踰月而可除服矣今乃欲至九月

而又踰月毋乃重服反輕而輕服反重乎曰三

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隆焉故使再期也又小

記曰三年問再期之喪三年也古人三年之喪

本謂之再期是以足兩年又踰月除喪也再期

之喪足兩年又踰月而除喪也則九月之喪足

九月又踰月而後除喪無可疑矣況期之喪十

三月而大祥此又禮經之明文也期之喪足一

期又踰月而除喪則九月之喪安得不足九月

又踰月而除喪乎檀弓云既葬各以其服除注

云三月而葬則三月之親先除服古久葬事先

遠日蓋卜下旬之日以葬吉也若大夫以成月

數則葬以三月乃在四月之內不應於未葬之

前而遂先除服也使三月之喪亦併始死之月

及除喪之月朔為三月則是未葬而先除服矣

未葬之前總麻既先除五月九月又未當除則  
既葬之後所謂各以其服除者所除何服耶況  
三月之喪若至二月又踰月而除則假令有人  
正月二十日死至三月初一日而除則總麻之  
服僅及六十日而止此豈近於人情耶三月之  
喪不可以至二月又踰月朔而除服則九月之  
喪亦不應近至八月又踰月朔而遂除服也以  
暮喪及三月之喪例之則九月五月之喪當必  
足九月五月又踰月朔而後可除喪也若暮喪  
則十三月之內畢日而大祥總麻之喪則既葬  
而除服也曰久而不葬者奈何曰禮曰久而不  
葬者惟主葬者不除如此則九月以下之喪各  
足月數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明矣

易說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  
爲人以位爲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爲虛則觀象  
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  
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  
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爲體雖  
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應乃有

迹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  
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  
實卒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  
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  
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說與  
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  
為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  
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  
九五爻盡之非惟無所復為取飲食燕樂之

義也

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修家治則於  
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為明內明  
身修也風在外卦為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  
是其義也

師取蓄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  
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為二義師  
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故師  
亦然師之為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



九七卷  
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為長

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故命只為吾身性命而致為推以與人也

###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

其暮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暮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入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

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  
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兩暘寒煖風說

衢州道間因思兩暘寒煖風之變天地之間不  
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為旱交感之太過  
則為雨陽有餘陰不足為煖陰有餘陽不足為  
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為風

金木水火土說

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  
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

也火以木而後成

一本作形

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

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記丁卯揲卦解

丁卯正月朔旦揲卦得困其辭曰臀困于株木  
入于幽谷三歲不覲占之者曰此隱遯之象也  
予以江陵吳公之命至廟堂白事併求祠祿以  
應三歲之占偶宇文尚書復欲相辟入幕予不  
從諸公大恐以為必拂廟堂之意予遂浩然而  
歸隱於幽谷之中以聽天命

五月一日占遇震之姤五爻俱變合占之卦不

動爻在姤之四其辭曰包無魚起凶象曰包無魚遠民也是時欲求獄廟占之不吉而歸

### 戒殺記

丁卯夏用兵冬虜騎入寇予適在荆襄自見江北百姓及諸軍死於鋒鏑不可勝數奚啻如羊豕之被害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使之至死深可傷念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戰爭便有殺戮因思人之暴殄天物亦不可不戒也戒殺一事吾儒雖不言然殺之以時用之以禮亦決不若後世之暴殄今觀孟子言七十者可以食肉則未

七十者固無因常食肉也如此則殺生自少後世嬰孩便要食肉安得不暴殄天物人身惟五穀可以療飢稍有滋味便可以進食亦何必湏多食肉人若省得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亦免得分外過求未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之思也仲夏三衢舟中記

### 日記式

### 日記

聖賢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錄之所以作也自旦至

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  
故相尋德進業廣矣

一記年月日

歲次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天運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所寓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所及

讀書

四行

一記所出入及所為大事

出入

三行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善言

三行

一記所見賓友

賓友

三行

先於孝友人性本善知識不明故流而為惡聖

賢經訓所以一一趨善況儒衣儒冠自當

窮經博古立儒學莫先於讀書人身

至貴少有縱為賤戒謹恐懼庶幾寡

過事以勤而敗人有一身則仰事俯

育自有當為一而起常恐不及豈宜惰

其四支無所用儉而足以奢而匱人之

一身不過惡衣惡食苟免飢寒不見可欲此心

不亂豈宜縱耳目之好以事無益今百餘年

歷三世守此五事常如一日繼今子孫所宜永

九十一卷  
三  
贖書之家廟以示不忘

始祖祭田關約

幹愚不肖無以振祖宗之遺緒每念丘壠之重則爲之愴然以悲今年已七十恐一旦溘然填溝壑無以爲子孫祭祀之計則將抱終天無窮之恨惟是從宦以來生理微薄平日志願迄莫之遂墳墓之近者尚賴子孫相與維持獨同慶先祖墳共四所已三百年雖族人春秋醪金祭享其間貧困者亦頗以爲苦世代既遠人情易怠自祭享之外亦罕有至墓下者大非孝子順

孫追

之 今輒以本位近歲取贖到古

潘 之元

肆畝乙角六十七步每歲

一十六碩充享祀之用緣所入甚微未足以供諸房輪收今欲每年於內撥六石充祭享及輪租之

管以備不測支遣如無

以所餘之穀

增置俟十年以後即

輪贍宗族之貧者其元穀十六碩增享祀之費餘一半以備支遣椿留

置以

貧之用此則

族人賢者推至

仁至公

爲之區處

模薄陋

以增益之亦所

定十四

年

奉議郎主管

州明道宮幹

族長奠儀咨目

輩諸孫情女

今亡

單寡自合篤親睦之義

殯在邇欲

率

量家

家况貧病不

能為

咨

臨川勸諭文

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  
 彬輩出惟臨川為盛然其流俗之弊亦以其剛  
 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莫此為  
 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  
 數千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羸糧棄業跋涉道  
 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斤辱猾吏誅求狂  
 獄拘囚箠楚荼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  
 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  
 為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豈可萌此惡念自絕  
 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愛護髮膚以至

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勞置立產業亦欲百世以求其傳豈可爭較毫末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殖福庶可以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爭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工其禍愈酷故易曰不求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言人不可爭訟訟而難勝亦不足以爲貴也孰若士農工賈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善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和睦利則思義忿則思難既無爭競亦無禍殃既無迨

孫一一心平氣和身安家足豈樂哉當

身一一訟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於虛

誕一一百姓亦不敢不痛加懲治然亦淡

一愚一一憲綱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則

一一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行不

論一一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貽後悔

### 禁詩軸綵旗榜文

當職不才冒領大邑惟恐踈繆得罪邑人米價低平細民樂業天實爲之豈伊人力近來城郭鄉村人戶乃有作爲詩頌造旗背軸以相褒譽



不惟不足當此虛名抑使人戶重有所費目令  
蝗蟲遺種復生日夕憂惕但知省過何足矜能  
凡我邑人切莫虛費除已告示門子今後不得  
妄外仍給榜曉諭各宜知悉

### 新淦勸農文

正月之望縣令出郊召父老告之曰爾  
窮困縣令孰知之爾耕暑而不活

終一勤動農功

矣縣之怠惰縣

誅一良之侵割

之欺

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  
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  
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為爾興利除害其可  
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  
又不能不桑耕而為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  
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  
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  
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  
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令之昏惰敢  
不自勉田主債主與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

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調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顧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漢陽禁約官屬違法出界仍榜客位

畔官離次夏書所戒竟外之交春秋譏之本軍距鄂州雖一葦可航然係是別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當各守其土其他官僚不應差出者雖本界地分亦不應輒出可以差出者亦須有公事有文移方許出界 國家成法具存官吏

所當遵守今來本軍官屬動輒往來鄂州不以爲怪甚至郡守亦或一往竊詳其意不過欲奔走諸臺以求知己其次則謁親舊事宴游抑不思事上之禮正以奉法守職爲先若失職違法乃監司之所當按治又何以望其知己輕棄職守違蔑典憲事體非輕帖諸廳今後不請輒違法出界仍榜客位

放免漁人網釣魚利錢榜文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本軍常賦所入甚薄全藉湖池魚利支遣然所謂湖池乃人戶產業

魚利乃客旅興販故量其所出而收其租入此有不得已者至於大江之中舟楫往來即非人戶產業漁人採捕以給衣食即非客販亦欲分其微利秋毫不遺非所以體國家仁厚之意而盡郡守牧養之職上項魚利合行蠲免訪聞亦有豪強之家強占長江水利收魚利錢者亦合併行禁戢

### 免行戶買物榜文

官司收買應用物色若有見錢何處不可收買今來本軍應買一文以上零碎雜物並是出引

追行戶供物想持引上門之人必有乞覓需索及至供認又須被人吏揀擇邀求至於請錢又被公使庫拖延除剋今至外廳亦復出引搔擾民戶深屬不便今後本軍收買雜物徑差人就鄂州收買並不得出引追擾行戶外廳更敢似前追擾許行戶前來陳告切待重作施行備榜市曹曉示別引追李裕同詞人對仍轉牒諸廳取遵稟申

### 免人戶賑糶榜文

本軍昨委官勸諭上戶出米糶與居民亦只照

孫監丞例非是創意搔擾尋據所委官勸諭到米三千餘碩本軍未及行下勸糶間節次據人戶前來陳詞乞行蠲免本軍既無實惠可及人戶先使人戶憂慮如此甚非爲政者所宜況本軍所謂上戶有蓄積之家委實不多其間亦有若富而實貧者不應皆令賑糶本軍只得多方自行措置糶與貧乏之家所有勸糶並行蠲免兩政勸糶案沓姓名悉行燒毀庶幾異日不至重爲人戶之擾湏至曉示

約束場務買納歲計食物榜文

據公使庫呈買歲計獐鹿鶉兔及鱖鯉等魚從例監諸場務合于人收買照得場務合于人只管收赴官課不應勒令收買食物兼有數在諸鄉者必是科擾總保等人總保等人又是科擾百姓官司文引一出收買一斤必是收買三五十斤除納官外又湏納與諸廳人吏交納之際公使庫人吏又要錢使用如此不勝其擾其實又只供口腹之需及苞苴之用州郡何忍以此擾民除已判令照年例各減壹半仍只差市買照市價就城收買如買不得即不湏買外切恐

外人未知因依仍舊被場務合千人照年例搔擾深屬不便兼恐兩縣亦有年例行下總保收買上件物色搔擾百姓亦仰照本軍約束不許科擾如違許人告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備榜市曹及兩縣張掛曉示

### 安慶勸諭團結保伍榜文

照對兩淮州郡自三國六朝干戈相尋無復寧歲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講好息兵民得安業然紹興辛巳開禧丙寅亦未免戰爭之擾龍舒爲郡雖北虜所不到然李成張軍大亦嘗竊發

劫掠居民州縣百姓欲保室廬則有性命之憂欲逃匿山谷流徙江南則廬室焚毀糧食空竭終亦轉死溝壑嘗觀五代之末周世宗攻兩淮州郡各已降附周之諸將恣行殺戮淮人相與結集保伍截紙爲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雖周世宗之英武亦且退却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平日團集保伍閱習武藝叶心一意共保鄉閭雖有強敵莫能爲患又嘗觀唐咸通間浙東賊裘甫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俎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

財募勇士治器械立柵浚溝斷橋固守賊不敢  
犯浙人怯弱協力鼓勇向前却敵況我淮民忠  
實勇健誰曰不能本府見行措置修築城壁練  
習軍兵行下諸縣團結保伍凡爾百姓各宜爲  
鄉閭室家相保之計解仇息訟務相和叶閑暇  
之日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遇有緩急遞相應接  
以保室廬以安妻子守禦之策無以易此故茲  
勸諭各宜知悉

戒約隅官保長以下榜文

隅官保長大小甲首皆合律已奉公憐貧憫老  
撫恤甲戶守護鄉里乃敢倚恃聲勢擅作威福  
出入呵道恐嚇細民點名教閱恣行捶撻單丁  
貧戶勒造軍器供報紙筆數抑錢物搜索微罪  
報復私讎將以保民反以害民除已密切體訪  
應有違犯定行決配不以蔭贖今榜曉諭各宜  
知悉

禁約頑民誣賴榜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  
者諸縣便以爲事干人命收捉所賴之人以爲  
大辟凶身差官檢覆禁繫累月又行結解被賴

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矣頑民習見一死可以賴人纔有小忿便輒輕生死者既以無藉而隕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皆諸縣官吏不能斟酌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以爲人命至重不可不爲根治却不思彼自取死於他人何預便使真曾與之毆打亦不過得毆打之罪何至以爲大辟禁繫結解耶至於佃戶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索人家奴僕或有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輒行誣賴此風豈可長哉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公事並

且委官或行下本保究見是與不是自刎自縊并自刎自縊之由集四鄰結罪保明不得追逮所賴之人仍未得便行檢驗疾速飛申本府切待詳酌如本府見得委是誣賴即便行下埋瘞如是血屬有詞亦請併詞人申解本府切待重責罪罰方與詳酌施行不得便行受理仍備榜市曹及諸縣

曉示納苗和糴優卹榜文

本府受納冬苗及和糴米并本府已出榜召人戶中糴粳米每一足碩三貫二百文官會聽人

戶自行槩盪切慮斗脚等人之覓見邀阻及高量斛回以致人戶受納中糶遲緩今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一月終知府每日躬親上倉監納仍就倉支還和糶價錢務在優恤仍仰人戶及此一月內速行般米赴倉交納中糶各仰知悉

宋文聚等乞丐搔擾斷配榜文

當職到任未及兩月鄉村人戶論訴乞丐搔擾者紛然皆以宋文聚宋諒宋邦佐爲首其數十人橫行鄉落遇人家婚嫁喪葬乞覓錢物湏索酒食稍不滿意便行毀罵甚至毆擊勝則鼓舞

而去不勝則擇其徒衰病者自行毆殺以圖誣賴鄉人畏之如虎至於男不敢婚女不敢嫁死亡不敢喪葬官司豈容坐視鄉人之受害哉遂追捉到宋文聚等一行人分送兩獄具得其擾害鄉民之實貧而至於乞丐此固官司之所當賑恤乞丐而至於害人亦官司之所當懲治諸宋共二十四口皆是至親叔姪兄弟追到其家兒女衣着華麗不類貧子此皆聚衆乞丐搔擾鄉民而專其利罪惡盈貫是以敗露然以二十四口之衆其罪固不可不治亦不忍使之失所



宋諒元係刺配江州今改配建昌軍其子宋邦  
佐尤為桀黠刺配撫州牢城宋文聚刺配臨江  
軍宋四一刺配隆興府逐人家口並行押發至  
配所居住各有請受可以養贍此數州者相去  
不過二三百里其親戚骨肉亦可以往還變乞  
丐而為軍身捨淮鄉而處內郡所以為諸宋之  
計者可謂得其所矣自此安慶鄉民始得安業  
尚恐餘黨猶有在鄉搔擾者賞榜許人告捉仍  
行下諸縣巡尉司及鄉保日夜搜捕不得容留  
湏至約束

曉示城西居民築城利便

七月十六日據府市西廂士民祖堯述等狀使  
府興築外城為居民防護賊寇但本府向西坐  
落最低每歲山水暴漲全藉舊土城迂曲使水  
勢彎環自北以西入西門外河則城內無奔浸  
之患今若築新城只自張王廟畔曲轉處正是  
水勢直來衝打去處未蒙從長相度若存留舊  
土城抵新城則土石必不能相貼水勢一攻土  
城必壞直衝入城將何抵禦狀乞從相度施行  
奉判州郡不可無城壁如人家不可無牆垣人

身不可無衣服今蘄黃小州在安慶之南尚且有城以守禦安慶大府去淮邊不遠豈應蕩然全無城壁往年張軍大之事爾父老所親見當職不自量度到任以來首以興築城壁爲爾百姓防備不虞但築城則當思所以守可築而不可守則不如勿築故築城之法以小爲貴小則守城之人用力爲易若所築大闊兵力不及反誤百姓利害非輕本府形勢民居多在東北一隅西門一帶只是夾路一條人家相對其他盡是空閑田園若使元無古城於法亦當截減況

今所築乃是因古城舊基自祠山廟向南創築比之目今西門減省二百八十餘丈是六分而減其一若六千人守城則可減一千人城勢圍簇往來巡邏易以爲力萬一警急城西之人不過移入城內便可無虞苟寬闊難守不惟城西之人無所逃避併與一城之人皆不可保則所築之城不足保民反以誤民此其利害曉然易見城西之人特以本府置之城外故設此爲詞本府官吏日夜辛苦只爲百姓何嘗於城西父老乃不加卹特爾輩處利害之中故不知有利

害之實耳今至謂累政積錢只是禦水如楊國博浚壕以培子城亦豈只為禦水而設其他州郡本無水患亦何故皆有城壁本府今雖創築新城仍舊可捍水土城即不除掘自可捍禦水勢若謂新城土城交接之處恐磚與土不相貼易以衝壞却有此理本府包砌新城於交接之際再與用甃於土城之外包砌數丈使甃足以蔽土則可以無患亦與趙知郡周監丞用甃用石無異州郡築城之後稍有事力更於西邊一帶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堅牢決不至使汝父老

有墊溺之憂哉挿竹木令其蔽塞浚壕斬令其深險不惟可以禦水設有緩急亦不至便有衝突之患汝父老宜以一身之利害為念不可以為吾家不得在城內妄生意見有誤大計恐本府所見尚有未盡仰人戶再來陳詞故茲曉示各宜知悉

七月二十九日據西門廂士民計君庸等狀乞仍舊從西門土城興築城壁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昨據城西居民不肯依古城興築必欲依後來防水土牆為城當職誠知不便於守

禦遂備榜明述利害庶幾居民易曉今復行陳詞然窺其意但見向來已在城中今乃屏之而出城門之外不得與東方之人均得城守之固耳此其意亦可念也但其說以爲後來必有開通壕塹掘至上牆必有水患此則不然安慶地形西北最高若元有水可通則後來必有開壕通水使之流轉今古城西北角自是陸地無水可通何緣更有開壕以通水又以爲多招民兵以防城州郡事力有限豈能調給民兵萬人留之數月爲防城之用至又執出圖經以爲所在

碑記皆稱今之西門即是城門圖經乃是近來人所撰只據目所親見而言豈復知有古城古壕之可驗豈有古城古壕不可爲據而欲引紙上空言以爲據若此等類皆是詞窮理短只欲強詞以僥倖一中耳此與前狀所謂積錢築城但欲禦水之說無異顧本府向來所慮只欲城勢力團簇守禦堅固故但欲依古城八里易以防守今若依防水之墻則遂爲九里半之城增五分之一委有城闊難守之患但西人陳詞不已不欲重違其請今亦姑從所請一面興築若潛

皖之勝藩府之大城闊九里有半亦未爲過但得後來爲太守者戢姦惡撫善良愛惜財賦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又城中居民各存善心毋相欺詐毋相殘害變成美俗四方之人皆願受廛而爲氓則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此則當職之所深願也然民難久役事貴速成亦望爾民更相贊助上下一心成此勝事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帖軍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

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媿漢陽爲郡湖山之勝竒秀清絕江北之俗質實渾厚當必有環偉傑異之才彬彬輩出歷考圖志未有聞焉則亦司宣化之任者曠其職耳漢陽知縣暫攝教官固知以教導爲急然邑事叢委不得朝夕與士友講貫故士友之來學者聞鼓而集會食而散絃誦之聲終歲寂寥如此而望人才之成就亦難矣竊見前漢陽孟主簿老成耆學直諒多聞帖請充軍學有官學正專一在學兼教導職事仍請條具學中合行事宜與教官商議自新年爲

始日請在學生負赴學習讀遇夜宿齋日書所  
習課程以俟稽考庶幾日進月益業廣德崇以  
成一郡風俗之美案帖請仍關軍學照會

行下軍學為申請增俸錢帖

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為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  
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  
子之虛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況此一項錢  
去歲九月王知軍已被均州之命則漢陽軍錢  
物均州太守不應妄行支破陳知縣輒行陳乞  
王知軍亦復聽從官司錢物盡是百姓膏血豈

是官吏得以妄行支破沽譽干名據學司齋到  
簿曆對筭每月百五十貫會子支破尚有餘剩  
又何用再支五十貫會子職事負數 朝廷自  
有著令今增置至數倍亦有足跡不到學校而  
遙請月俸者官司又何忍以生民膏血充此無  
用之費哉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  
無愧人自心服若但欲以錢米買士人之唇  
可謂無識之甚者當職不敢曲徇此請帖教授  
照會仍請契勘職事不在學虛請俸錢者並請  
削其籍具姓名申

行下軍學罷職事二員帖

學校則有禮義官府則有法守二者常相爲用而不可廢農處於田工處於肆士處於學理也今職事之額甚衆而學校之絃誦寂然此於理已有未安況又捨而他之但月費俸錢而已於理安乎理所不安學校官府皆坐視而不問則非所以遵禮義而顧法守也假令爲職事者皆援此例皆捨學校而虛請俸錢又豈設學養士本意哉劉正皆此邦士類之秀者教官尤宜護惜毋使之受此非理之俸是乃愛之以德也

行下軍學申嚴釋奠事

釋奠大祀禮當嚴整本軍循襲蕩無規矩行禮之際吏卒往來笑語略無忌憚行禮方畢搶奪蘆蓆及祭餘果子之屬本軍失於禁戢學中亦不申舉今已無及來春釋奠須備榜約束仍先關閉後門不得往來專帖都監學門守把吏卒不得無故入學帖軍學照應施行

勸獎賑濟官李監務牒

李監務雖是西班其敏於事如此行下未半月發去錢未十日戶口抄割貧富已曉然又已糴

麥分團賑濟其爲慮又周密皆老僕所不能及  
若留心如此兩鄉之民必無流離飢莩之患矣  
敬服敬服公庫送錢三十貫酒四瓶各七升虞  
候齋呈諸廳望各留意一郡百姓幸甚沌口監  
鎮講說此事已兩月並不見抄割戶口仍牒催  
再除知安慶府行下本府牒

照對當職於今月二十日準制司牒備準尚書  
省劄子令仍舊知安慶府除已一面擇日起  
離前至池州所有遠接新官儀料等物如人從  
衣衫之類一物一件並請寄收軍資庫不得妄

有支動準備後來接新官用免被虛費官錢當  
職目今起離係就建康府差借人從荷轎仰本  
府並不須差人前來迎接虛破請受但差承局  
兩名前來池州探候消息仍未須差雇渡船以  
致搖擾衙宇並是仍舊不須糊飾亦不須置辦  
備宅等物當職只是單騎前來仍不請虛破一  
文官錢須至公文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

卜築從師千古恨出門求友故鄉心



新塗鼓門

和氣滿城樓照日歡聲到耳漏催春

中門

萬家赤子安田里一夜青春到戶庭

軟門

春意不隨門屏隔老懷長與里閭關

客位門

嘉客不妨常見訪諛詞從此莫相聞

獄門

夜後列星沉貫索春來茂草鞠園扉

無訟堂

但覺堂中無愧怍不應門外有紛爭

自公堂

食租衣稅當知愧律已齊家更自勤

漢陽譙門

二水抱城朝海去一山環市送春來

漢廣堂

一牕紅日文書省滿坐春風笑語閑

法雲寺寓舍

廬其居 仁者壽